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王命史立典遠（當作建）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蒭蕘之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闚瞽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茍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當作一事出誤）

倒一句絶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絶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

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按當作八厶二

字子系舊校云後漢作八厶子系按此傳寫之譌非有異也今十二爲期述以
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
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
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
功曹李雄當作熊見後漢書爲大司徒巴郡任滿爲大司空
弟恢爲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射蘭改益州爲
司隷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
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
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爲白
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舊校云後漢作張隆常

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以未歳授劉氏兆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歳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荆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其次漢

祖敗而復征傷痍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恱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戸百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

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
眞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
荊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
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
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
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荊門關及沔
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
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
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壻延牙
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

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
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
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
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
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盎底得出後宮兵
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
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
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得
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
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

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鄉官屬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鳬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吴漢之殘掠蜀也擁

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劉焉字君朗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郄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

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爲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緜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幷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

入蜀焉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當作在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

遣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祆災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父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

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輙召漢昌賨民爲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韙破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賨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

子纖飲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善纖遷爲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
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
年璋復遣别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
御物公辟肅爲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
弟松爲别駕詣公公時巳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
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
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
璋自絶因説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
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

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
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爲不得已（當有而字）
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
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
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強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
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
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
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
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
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

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當衍〕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死諫璋璋壹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設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

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
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
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
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
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隷校尉劉主推璋行
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
白水軍併三萬軍當作人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
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公征吳
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
爲脣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

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
也求益萬兵及資實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
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
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
歎曰君矯殺吾内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内
劉主龐統説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逕襲成都璋既
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
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將
軍遣與相聞説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
又嘉將軍去必乗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

兵乃向城都此中計也退還之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等遣將黃忠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何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璝泠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緜竹縣令（當衍此二字）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

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
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川以南其倉廩野
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
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
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
未聞動民以避敵絀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
緜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緜竹軍
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
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
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筰拒守飛攻破之

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諶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於柏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

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欷涕泣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於南郡之公安吴主孫權之取荆州也以璋爲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於吴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而矜愚遂非何其頑哉

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嗌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旣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第五

華陽國志卷第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宏先主幼孤與母販履織蓆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

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爲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

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著馬枊柱委官亡命頃之
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唐尉遷爲
令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
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爲之
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
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
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
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
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
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志奇偉卓犖吾敬孔文

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名器盡此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　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内傾覆立功立事在（當有於字見三國志）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濟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

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冡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麋竺進妹爲夫人及客奴二千金銀寶貨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合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

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按此下當脫公遣先主要擊術云云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吴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

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按沛字不當有解即今之廨字也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葱使廝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冑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

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

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
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
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
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
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
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
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
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當有要當二字立效以報曹
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
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當有羽字)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本兵至汝南公使將蔡楊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爲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麋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

沃野[當有千里二字見三國志]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

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别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横馬按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　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旣
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
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舫舟公引軍
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爲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
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
數萬口稽顙　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
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
以關羽爲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爲征
虜將軍宜都太守　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

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
知此不爲福也及得荆州復有人衆　孫權遣使
求共伐蜀又曰雅願以隆成爲一家諸葛孔明母兄
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
今但可賛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
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
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
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别駕　十六年益
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
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

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
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段萬匹其餘
各有差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
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
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
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
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
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當有爲字掌軍中郎當有將巴郡三字將句絕
見三國志王謀在劉璋時爲巴郡太守見陳壽季漢輔臣讚注太守漢嘉王謀爲別
駕廣漢彭羕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

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羽飛超爲爪牙靖羲及麋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羕璋所排擯也劉巴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踈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飡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當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

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
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劒侍立先主每下
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年孫權使報
先主欲得荆州先主報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以荆
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
主下公安令關羽下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走巴
西黄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辟
也於是先主與吴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
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迎魯
魯巳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

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顒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身遽還北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筭淵郃才略不勝吾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

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眞初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祗俱會亮門下洪謂祗曰君馬何駛祗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内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没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閒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　曹公爲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元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

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犍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 舊校云黃忠字也 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

亮問其人材亮知羽忌前荅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絶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髯故亮稱云髯也羽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鋭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

盡取荆州以劉璋爲益州牧住姊歸　是歲尚書
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爲尚書令　二
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
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
所在並言衆瑞故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
偏將軍張裔黃權（當有大字見三國志）司馬屬陰純別駕趙莋
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
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
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
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

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
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以寧
海内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漢獻
帝遜位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也春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
恭光禄勳黄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絶統即
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吴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
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兾有所望若不從議
者士大夫各歸其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
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

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
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贊詩
上䟽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糺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疑
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
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
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
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録
尚書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
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𣡡鄉侯北

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
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
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瑁妻也子
禪爲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
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奔吳初
飛勇冠三軍當有脫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
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
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
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隷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
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大時必無其利先
主怒繫之於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吴將
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姊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
留吴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姊歸武陵五溪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姊歸吴班陳戒
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黄權諫
曰吴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
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

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
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
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
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
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死盡彤
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
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以至宜
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況從天子乎
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
踵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

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顛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右（當作中）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

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宫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弔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復服其郡

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
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
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閒皆自謂
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於
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
楚翻飛梁益之地克允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
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
至公還乎名號爲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
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華陽國志卷第六

華陽國志卷第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
尚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主孫權曰吾誠願與蜀
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
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
一時之桀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
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
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
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主大悅
與蜀和報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
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

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掞張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

五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
費褘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　吳
遣中郎將張温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
秦宓未往亮累催之温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
士也及至温問宓曰君學乎荅曰五尺童子皆學何
況小人温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詩云乃眷西
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
皐聲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
詩不云乎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
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

曰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没於西荅問如響之應
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
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
立自荆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
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宏農太守楊儀
爲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爲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
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説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
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爲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
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

振威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詩數率意而言故淩遲於世　十有二月亮至羣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乗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城巴部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　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䟽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巳定兵甲巳足當帥獎三軍北平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克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顧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誼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踈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爲中書令治中張裔

爲留府長史與參軍蔣當有琬字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爲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爲疑軍魏大將軍曹眞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爲郃所破平獨歛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

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按當衍軍字年當作部三國志平傳云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可證也五部裴松之無注據南中志言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然則平所統者即此五部矣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職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冬

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
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式攻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
二郡　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
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　夏四月吴
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吴與蜀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為長
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　秋魏大

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
大司馬曹眞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成固
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
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
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
兩道絶眞等還丞相亮以當西（當作出）北征因留嚴漢
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
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
陽溪延遷前軍師鎭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
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

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
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
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
亦盡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爲亮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
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
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爲從事中
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之爲作

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儀涕淚交流惟護
軍費禕和解中閒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
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
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儀疑延延
逆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
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爲怯及
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
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
欲討儀儀帥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吴懿爲車騎將軍
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

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
儀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
軍輔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
並典軍政　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
左衽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安奄没齒
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
年拜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
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無戚
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統
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同爲參軍長

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當衍）怨望謂費褘曰公亡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褘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　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當衍）登（當有觀字）坂觀汶川之流　武都氐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狡不能

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　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按當作假節縣竹侯見陳壽季漢輔臣贊注）　時南郡輔匡光（當作元）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穎川袁綝南郡高翔至大將軍綝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瑤爲安定王

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爲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爲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爲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當衍此二字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犍爲楊義當作羲下同爲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荅羣吏以爲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作事憒憒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

白乞問憒憒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憒憒矣復何問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爲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按此下當重有司馬二字三國志後主傳云延熙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姜維傳云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然則維所領者蔣琬大司馬之司馬也傳寫者誤認爲複文而刪之耳）是歲（按此二字當在下文魏明帝崩之上）西征入羌中 魏明帝崩齊王即位 延熙（當衍此二字）三年魏正始元年也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平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

丞相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
以爲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
詔旨於琬琬亦連疾動輟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
鄉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旣闇弱加嬰疾
疹奉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
之未易如東西掎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
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
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東
北之便應之不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爲
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
事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
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元)征蜀王平白與護軍
零陵劉敏距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
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旌旗啓路馬人擐甲羽檄交
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棊禕留意
博弈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鎮南將軍馬忠平尚書事
夏四月安平王卒子(允)嗣　秋九月禕還大司馬
琬以病故讓州職於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軍領

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
中上則匡主下帥羣司於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
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黄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
爲非後主欲採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甞
與軍典義陽胡濟大將軍褘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
中襄陽董恢造允脩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去允曰
本所以出者欲同與好遊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
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
此類也君子以爲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
吴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褘行軍漢

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衆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軌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不妄下也自亮沒後玆制遂虧　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

賢人其鄉士皆勳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脩衛尉陳震忠愽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舊校云闕性光祿來敏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譚承光祿勳河東裴儁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伷侍中汝南陳袛並讃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爲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預世務是以上自執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

郡太守南陽呂乂爲尚書令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尅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爲驃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爲大將故時人爲語曰前有何勾後有張廖平本養

外家何氏後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
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
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如古義也　立
子琮爲西河王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
吕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　十
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
費禕於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

業相繼雖典戎於外慶賞刑威咸咨於己承諸葛之
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自禕歿後閹宦秉權
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
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禕屢出師旅功績不
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
刺史陳泰救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
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
維復出隴西魏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
將徐質救之維拔狄道河間（按胡三省通鑑注云當作關）臨洮三
縣民入蜀居於緜竹及繁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

貴鄉公即位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小國不宜黷武維不聽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救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爲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貟求自貶削於是以

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立子瓚爲新平王大
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
南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
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軍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
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
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爲奉車騎尉
中常侍　姜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
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獘太中大夫譙周
著仇國論言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人莫察焉　征

北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當作軍見三國志將軍領
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爲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
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
維議以爲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
實言漢樂二城積穀堅辟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
禦大當作之句絕見三國志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
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
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當作斌見三國志守漢城又
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

上黨王　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
史廣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幷州刺史時南郡
閻宇爲右衛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
祗卒謚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官後主甚
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尚書令　三年魏景
初元年也　秋八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
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
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
髙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
謚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拜丞相

旣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
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
黄皓秉權無能正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
祕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旣不
憎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
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
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
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効無
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詣
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内逼皓承白後主

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當作西見三國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　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陽安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

别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都督傅僉奮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
維化捨陰平還保劒閣拒會會不能尅糧運懸遠議
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
瞻督諸軍距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
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
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緜竹艾書誘瞻曰若降者必
表封瑯琊王瞻怒殺艾使戰於緜竹瞻軍敗績瞻臨
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
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

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　百姓聞艾入坪驚
迸山野後主會羣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
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
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齎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
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輿櫬
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
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晧將殺之受賄而赦之諸
圍守皆奉後主勑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
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衞敵之難而後逞志
乃迴由巴西出郪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

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奮激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則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牙爪欲遣維爲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按通鑑考異引有諸字當補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

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
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　三月後主
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户賜
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弟兄子孫爲郡都尉侯
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祕書令
郤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内侯於是尚
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
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
論後主曰昔世祖内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按當作七）
（東京賦授鉞四七薛綜注四七二十八將也）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

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宏鑒則中興之業
何容易哉後主庸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内無胥
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
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
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
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
家滅己自招之然以鍾會之知略稱爲子房姜維陷
之莫至尅揵籌筭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爲維徒能謀
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美意播越矣
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

區區之蜀假巳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
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
琬禕遵脩弗革攝乎大國之閒以弱爲強猶可自保
姜維才兆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第七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當作事故按事句絕讀故下屬也）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宏)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
爲犍爲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
化及諸葛顯等幷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
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　冬分州置梁州遣
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
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
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
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舍人　冬十月
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宏)納梁益引援方彥
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

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閻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緜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註：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厮劇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匡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險要置守自汶山龍鶴

冉駹白馬匡用五圍皆置脩屯牙門晉初以禦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猃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人當誤有麃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

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當作自上）觀下反上（當作）卜之（按自上觀下反卜之七字爲一句）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愎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宏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倉（䜌）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

觀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宏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宏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宏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宏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㪷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

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百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黄龍甘露之祥

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調别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辨宜召諸休

兵借諸郡武吏幷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
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
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
南將軍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　四年春
漢中都吏龔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
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刺史濬當遷大司
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吴
　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
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

徐兆爲牙門姚顯郄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吴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别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吴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　初濬將征問蘄普令

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華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當作州州句絕按下文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可證也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鑯爲梁州

加材官將軍揚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衝將
軍　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
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
門馬元尹方捄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
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
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
蜀益州勑關禁之而戶曹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
州及三蜀界　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
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

雖遂與蜯蜩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
太守楊邠攄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
爲督護萬人征之戰於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
炳以敗軍徵還晉當衍　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
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廞爲大長秋遷成
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
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
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
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

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𥈭而蜀人懦弱
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
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
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由
是廞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
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
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
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搆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
安住少城𠋫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
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

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歛遣親近代茂
取滕茂告之而去　歛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
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寧藏歛購千金
寧不出歛尋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歛
請滕死喪歛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備棺
冢葬之　歛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歛有異
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
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至
南安魚涪津以與歛軍遇模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
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

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弛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敺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廞自稱大當有都督大三字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襲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後賢志及目錄皆作徵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當有特字弟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

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苻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
在北門廞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
麾志舉矛爲行伍庠勸稱大號漢庠部下放攬廞等
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宏等十餘人慮特等
爲變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
衆散歸緜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升遷費恕就綏納
皆爲特所殺　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逆
不許弇怒於州閤下手刃殺淑粲即亦殺弇二子廞
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廞遣萬餘人斷北道
次緜竹以長史費遠爲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

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廞軍略盡進當有攻字成都城中忷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關委廞走文武散盡廞獨與妻子乘小船順水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裒舊校云疑今按裒當衍舊校非也廞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昺在洛亦見誅

特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襲尼相都令袁洽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反表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

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
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
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爲蜀郡揚烈將軍
隴西辛冉爲廣漢太守　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
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奉迎
特厚進寶物尚以驤爲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緜
竹王敦說尚曰特等隴上塞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
會所殺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
廞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又冉謂特曰故人相逢不
吉當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

之天拭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没女弱爲生口
敦單馬馳爲羌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
從事督移還流民從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
託言迎家即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
閻式累詣尚求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
許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之
式爲别駕杜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寛遊民一年辛
冉李苾以爲不可尚從之弢致秀才板出還家知計
謀不行故也　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掩
太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

曰占言下有万屍氣甚迫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
平西若能寛逬民災自消矣冉苾又白尚流民前歘
亂際多所枉没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秋七月尚
移書梓潼所在抱關　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
而城雖必保之蜀將亂矣　九月遣軍軍緜竹揚
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匹特讓悉更其
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氐叟梁竇
符隗董費等首百匹流民本無還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爲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
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驍騎特長子蕩鎮軍

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㢈離及任回上官
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
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斌等參
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爲賔從其餘皆有官號辛冉
遣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殺尚督護田佐牙門劉並
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犍爲太守李苾長史費
遠助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縣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
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爲表奏稱引梁統推舉
竇融故事以自貴尚書檄告喻閻式式荅曰辛冉傾
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

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
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
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
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迸民不肯延頸受刃
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寛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
月坐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䘏彼過
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漸及己所謂
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其民盡渡郫
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捍特特等
保廣漢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

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衙博西征討特博次梓潼晉復
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廣漢太守據德陽　尚遣督
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
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
威帖得還爲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
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
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
走巴西巴西按此複衍二字下文郡丞乃梓潼之郡丞不得重巴西也郡丞毛植
五官襄班舉郡降特　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
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

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役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覘士衆還以告尚尚遣叟兵襲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盎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

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尚保
太城特營少城而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先巳結村
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
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
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侵暴百姓又分
人衆散在諸村怠怳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
村密剋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從縋出叡
使宣言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
在彼楊水叡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
穀巳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

從𢿱𢿱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當重有特衆二字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當有李字遠等李流斂餘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還傳特首洛陽焚其屍　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流爲大將軍大都督當有益州牧三字而荊州刺史宋當作宗下同岱水軍三萬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蹇碩太守任臧徑至涪三月尚遣督護張龜河沖左汜等軍繁城而縣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絢傷爲主當有

誤左氾黃闇逼攻特當衍北營營中氐羌因符成隗白
石定叛應氾闇攻蕩雄蕩母羅擐甲略陳伯手刃羅
當重羅字有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氾闇攻其
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
與氾闇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
退軍爲叟長矛所揰死羅雄祕不發喪以安衆心流
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
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　李離
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
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

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

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

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當有襲字阜可

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荆州

軍退轉攻尚　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當有輜重

軍退尚保太城

有尚字

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

預世事尚信祅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

水按此下四十四字事與前復當有誤也　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爲

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

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太城中　六月雄從帛羊頹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按圖當作啚通鑑考異云李雄殺陳圖華陽國志作陳啚今從載記可證也李垩校刊此書轉依載記改啚作圖耳）據郪城　秋七月朔雄入郪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參軍涪陵徐輿求爲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掎角討雄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當有說賢二字）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郪雄使武都朴泰譎

尚曰李驤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闘爭相咎驤欲將民
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内應可得也尚以爲然大
與金寳泰曰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晩也又求遣人
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使
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
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歳曰
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太城　驤别攻犍
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爲天水西縣令
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
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

龍吾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爲犍爲太守　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己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特從後得之并獲資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荆州太守梓潼譙舊校云疑闕守漢中　永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

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
驤妻昝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
殺（當有都字）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
漢安僰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荊湘州及越嶲牂
柯尚書（當作施）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當有置字）諸村參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訇氐等掠漢中冬辰勢以
叛巴西太守張燕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
圍之氐求救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
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閻離至命燕釋圍保州
城初燕攻定定衆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

居七日氐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抜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遺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荊子舊校云疑字有誤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

棄子走荆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檐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内史江夏張光爲刺史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訇琦張金苟略陽羅羕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羕爲

所破殺雲璝雄從弟也爲（當有司徒二字雲司徒璝司空也）司空

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還屬　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爲揚烈將軍梓潼内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　秋七月尚薨於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眞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　詔書

除長沙太守下邳當衍此二字皮素泰昆當衍此二字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勑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素字泰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救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　荆湘有亂氐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

上巴東雄衆攻僰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
姚襲　二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
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魏大司徒暨孫也
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
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
治當衍此三字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圻破降
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爲主龕窮急當有
欲字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
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
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

預乃作龕書遺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誠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因龕執預問遺信狀龕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驅略吏民西上降雄當重雄字有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爲

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當有率字）吏民南入涪陵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當衍）倉宏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捄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壻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

之虎夜弃營還趨阨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救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救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内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孟萇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冢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没爲雄矣　蜀自太康至於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能動揺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邡郪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内史耿滕以爲朱草表美於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欻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謡曰郪

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當作己）没三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當作反）市（當作巿）三旬之閒流雄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當作權）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

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内遣平西縣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釁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内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襃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準格不淩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於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

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第八